



舐犊情深

五香牛肉片

□王开顺

老母亲去世已两年了，每次吃到五香牛肉片时就会想起母亲，想起母亲深藏牛肉片的一幕……

1987年的腊月下旬快过年了，我参军两年第一次拥有探亲假，回家的心情归心似箭。从安徽全椒部队农场基地出发。探亲目的自然是看看家中的亲人和一起长大的好友，而更多的是赶在春节期间回去，改善一下伙食。部队当年的伙食标准每人还不到一块钱，又能吃到什么？大米饭可以吃饱，但平时桌上菜肴都是一菜一汤。营房地处一片旷达的农田，离城市较远，给养员有钱也不好使，蔬菜基本是自种自吃，节假日期间偶尔加个菜。训练劳动吃紧的时候，才会在蔬菜里多加几块肥肉，就是油渣拌菜也是少得可怜，所谓牛肉羊肉，在平日的一日三餐里几乎从未见过。

乘了一天的客车到了晚间才回到家，走到巷子里就感受到一股久违的从家家户户弥漫开来的忙年气息。我家的灯光依然亮着，母亲知道我要回来，一直在等我。到了家放下行李，母亲就为我盛上炒了又炒的黄灿灿的蛋炒饭，在部队里仅吃大锅饭还未吃过蛋炒饭，闻一闻那股香味就想一口吞下去。桌子上还摆放着一小盘五香牛肉片。母亲说：“是你父亲早就特地为你买的。”母亲晓得在部队不会有这么多牛肉给一个人吃的。我对母亲说：“牛肉，在部队也没吃过，更不要说牛肉片了。”我也顾不了太多，就用手去抓着吃，母亲坐在一边看着我吃，想对我说点什么，可母亲没有言语。我对母亲说：“这个牛肉切片真好吃，真解馋，吃得真过瘾，我像是从未吃过。”母亲说“我吃过了”，只是吃得少，“你忘了，家里兄弟多轮不到你吃太多。”我吃着碗里的，抓着盘里的牛肉片，一会儿，盘里牛肉片所剩无几。

在家里好吃好喝几天，陪家人度过了探亲假。临行前我便早早地起床，由哥哥骑着“二八大杠”把我送至车站，检了票上了车，一路颠簸，把肚子都颠饿了。我便解开行李包拉链想摸点从家里带出来的干粮吃，没想到在干粮下面掏出像是藏着、又用油纸包裹的软塌塌的东西来，我忙打开，一看是牛肉片，是母亲未告诉我的五香牛肉片。我拿出来先是掂一下，还不少，又重新坐好，摸出一块牛肉片放入嘴里，这次似乎没有再大口大口猛吃，只是一块一块地咀嚼，边吃边看着窗外。嘴里真正地品味起牛肉片的“爱意”，眼睛不知不觉湿润起来。

退伍后每一次吃到牛肉片就会想起母亲藏在行李包的牛肉片……再也吃不出当年那股浓浓的五香味，也找不回当年母亲对远行儿子藏在牛肉片里的那份深厚母爱了。



寸草春晖

车窗外的身影

□王惠

寒风。

弯月。

朦胧的天明前的黑暗。

偶尔飘落的冬雨在黄晕的路灯下跳跃。

母亲和我站在县道边，我拉着拉杆箱的把手，胡乱摆动着。

六点钟的省内长途车，我们五点多就到了。春节后去南方的旅客多，母亲怕长途大巴不准点，带满乘客后会直接拐入县道南侧的省道，不经过小镇。于是，我们早早来等车。

“到了公司好好上班，别让领导操心啊。”母亲叮嘱着。

“放心，我会的，也不让你操心。”我说。

“我应该操心。”母亲说。母亲的声音有些低了。

我指指南边沉睡的老街，问母亲：“你们小时候上街，就是到老街去吗？”

母亲说：“是啊，那时候我们不叫上街，叫‘去合作社’。”母亲给我讲起她年轻时去老街购物的往事。

朝阳初升，天色渐亮。路上有了行人和车辆。开往南方的班车，还没来。

我说：“妈，你回去吧。我自己等，你回去再睡会儿，挺冷的。”

母亲说：“我要看你上车再回家。”

紫色的羽绒服裹着母亲瘦小的身体，她戴着口罩，我看不清她的脸。

我轻轻为母亲捶背，记忆中，我很少给母亲捶背。

长途汽车慢悠悠停下，我把拉杆箱塞进班车行李舱，急匆匆上车靠车前窗落座，车上人并不多。

车子缓缓开动。

母亲依然站在车外光秃秃的紫薇树下，她看着车上。她看不到我，但她知道儿子在车上正在看着她。

后视镜中，母亲越来越小。车子拐上省道，母亲的身影消失了。

多年前，母亲也是这样送我踏上开往军营的长途汽车，那时候她的腰身挺拔，如今却有些弓着。

那年，我们新兵穿着没有军衔标识的军装，在市区体育场集合登车，奔赴南方的军营。父亲和母亲一起送我。我和战友们坐上车，我看着车窗外。车窗外，站立着很多前来送行的人。我看到有些家长擦着眼睛，似乎在哭泣。有一位母亲，掩面蹲在地上哭泣，边上有人在拍着她的肩膀安慰她。我的父亲母亲没有哭。坐在车窗边的我，看到母亲站在父亲身边，她看着即将开动的长途汽车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坐着的那辆车。

开往南方军营的大巴车队出发了，我们告别家乡，辞别亲人，踏上了漫漫征途。

在车上，我想起车窗外的母亲，她的眼神充满留恋和叮嘱，她似乎有很多话要对我说，我知道她要对我说什么，我暗暗对自己说，妈，您放心，我会好好服役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

母亲多次送我踏上长途班车，等车时，我们总是聊着家长里短，我喜欢向母亲询问她年轻时的往事，听了母亲的叙述，我暗自自责——为什么小时候不懂事，没有体谅父母的不易，没有分担父母的艰辛。

母亲不善于用语言表达对儿子的疼爱，特别是儿子成家后，母亲对儿子的爱更加沉默——儿子有自己的家庭，有共同生活的另一半了。

我分明从呆呆地站在车窗外的母亲身上，看到她对儿子的牵挂、不舍、担忧……

我无数次回想着车窗外母亲的身影，氤氲着亲情的身影，饱含着关爱的身影，让我在生活的路上从未感到孤独，从未失去勇气，让我的脚步更加踏实、稳健。

母亲年逾七旬，我多么希望未来的日子里，还能看到您在车窗外的身影……



相伴一生

一块双菱表

□李承臻

1978年元旦，我和爱人结婚。一块双菱牌手表是唯一的彩礼。当时一块双菱表价格是120元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手表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。我们生产队那时有五十多户人家，没有一户人家有手表的。

爱人是一位教师，大方贤惠、通情达理。结婚前夕，我反复考虑，又征求了她的意见。最终跑到百货公司买了一块双菱表。对于手表，当时老百姓口碑是“南有上海，北有双菱”。为什么买一块双菱表呢？我心里盘算了好多想法。一是产地北京，象征我们的心永远向北京；二是结婚是喜事，喜事成双；三是爱人是教师，从职业角度需要一块表。

当时家庭经济困难，买表的钱又从哪里来呢？1976年退伍回家时，我把在部队省吃俭用的300元积蓄带了回来，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钱款。我把钱如数交给了母亲。母亲笑着说：“留100元作日常家用，还有200元雷打不动，等你办婚姻大事再用。”可以说，八年的军旅岁月成全了我的婚姻。

结婚时，我用一块红布把手表包装得方方正正，布上绣着“喜结良缘、表到成双”八个金字。当我把手表交到爱人手里时，她激动得满脸通红，眼中闪烁的光亮让我至今难忘。

爱人对这块双菱表视如珍宝。她的手表总是亮锃锃的，只有上班时才戴。下班到家第一件事，就是把手表摘下放到写字台上，用一块专用花布盖上，生怕落上灰尘。有了手表后，她也把教学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。

关于这块双菱表，还有一段美好的记忆。别人说我们夫妻俩合戴一块表。确实是这样，有一次我到外地办事，爱人主动拿下手表给我，让我在途中掌握时间，我推辞不要。她说：“手表是你买的，我可以戴，你也可以戴。”她又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能弄丢手表。而我从外地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取下手表帮她戴上。现在想来，这块双菱表，不仅记录了时间，更见证了我们夫妻俩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。

后来，家里经济条件渐渐好起来。有一次，我和爱人到县城办事，在百货公司看到了一款新式手表。服务员告诉我们，“这是苏州牌女式手表。”回想当年买双菱表时，我觉得只要是手表就行，根本不懂男表女表之分。爱人试戴一下，她戴在手腕上，小巧玲珑，大方好看。看到爱人爱不释手，我决定买下给她。她戴上新表后，笑着说：“这不是苏州表，而是一块舒心表。”而那块双菱表，后来就“顺理成章”地一直戴在我的手腕上了。

前不久，我到宝龙广场维修店保养手表。修表师傅赞不绝口，称修了三十多年的手表，遇到这样好材质的表不多。我告诉他，“这表是40多年前买的，我现在都还收着发票、合格证。”师傅说：“老爷子，你真是一位有心人呢。”他还表示愿意作为古董回收这块表。我笑着说：“这表千金不卖，因为它是我们的夫妻俩的定情信物。”

如今屈指数来，我和爱人结婚已经48年了，双菱表一直陪伴着我们从青春走到夕阳。

我也将一如既往地珍藏好这块双菱表，让它成为“传家宝”。